

“厂子记忆” 征稿启事

城市的发展和这座城市的工业及工商企业的发展密切相关。济南，除了独具特色的泉水和深厚的历史文化，同样熠熠发光的，还有上百年的历史商埠文化和大量优秀的近现代工业。厂房、仓库、铁路、邮局……这些承载了济南工业文明、体现城市特色和发展轨迹的工业遗产，多少年来一直是泉城人的重要记忆，代表了整个济南近代工业的发展脉络。

这些厂子见证了城市工业化的起步、辉煌与阵痛，承载了几代人的奋斗与光荣，也铭刻着几代人的回忆与伤痛。本报特推出“厂子记忆”专栏，欢迎读者讲述相关的“厂子记忆”。通过这些讲述，我们能够感受到中国城市化进程中，城市的变迁给普通人带来的影响和体验。

征文要求:每篇2000字以内。写作题材包括有关“厂子”里的不同人生，以及行业的沉浮影响下的“厂子”变迁等等。欢迎提供相关老照片等各种资料。

投稿邮箱:
qlwbhzbz@163.com

【实录】

□李建设

英雄山的早市和夜市

“清晨登山过早市，早市繁荣人如织。当今世界商贾多，下海人儿如潮激。”这是一位老济南所描述的英雄山早市的情景。

英雄山早市应是济南最早的早市之一，它在上世纪80年代初就存在了。那时中国刚刚改革开放，物资开始丰富，而城市的建设还不是很完善。人们极需要一个交流物资的场所，于是在人群聚居区便自发地形成了一个跳蚤市场。称为早市，是因为它只存在一上午的时间，到吃午饭时，市场上的人群已开始散去，让位于交通。

每天天刚蒙蒙亮，早市上便已经人头攒动，人声鼎沸了。摊贩从四面八方涌来，有本地人也有外地人，他们操着各个地方的方言吆喝着。早市上很嘈杂，就怕你没有力气吆喝，即使是声如洪钟也会被喧闹声淹没，于是，有人便用上了电喇叭，有直接拿着话筒喊的，有事先录好音播放的，加上讨价还价声，摩擦刮蹭的争执声，借光让道声……各种声音掺杂在一起，谱成了一曲动听的早晨协奏曲。



▲ 英雄山早市生活气息浓郁。

► 英雄山文化市场夜市是济南首个文化收藏类夜市。

走进早市，卷入人流，感受早市热闹非凡的氛围。早市上的货品很齐全，有卖衣服鞋帽的，有卖蔬菜水果的，大到锅碗瓢盆、家具，小到针头线脑、纽扣，各种生活用品琳琅满目，应有尽有。方便是早市的一大特点，不管家里缺了什么，总能在早市上买到。而且价格还便宜，质量也并不比大商场差到哪里去。对普通的老百姓来说，便宜才是最重要的。

早市刚兴起时，内容有些单一，只是生活日用品。随着早市的兴盛，规模不断扩大，一些小吃摊也加入进来。一些赶早市的市民有的没顾上吃饭，在早市上就能解决。有羊肉汤、油条、豆汁、馄饨，吃上一碗身上就热乎起来，哈着热气吆喝的劲头就更足了。

甚至是消失多年的剃头摊子也搬到了早市上凑起了热闹，一个剃头推子，一个凳子，便可以开张。虽然设备有些简陋，但技术却并不简陋，有些师傅都是从剃头的岗位上退下来的老手，水平很高，咔嚓几剪子，一个人的形象就容光焕发，焕然一新。

早市上的顾客大都是老年人，每天早上晨练之后顺便到早市上逛逛，家中有需要买的东西捎带着就买回了家。老人不讲究穿名牌吃稀罕，要的是方便实用，在地摊上买上一双老布鞋，能穿好几年，既舒服又便宜。

这样热闹的情景一直能持续到中午，周末甚至能延长到下午两三点钟。有的早市因交易时间太长影响了交通，行政执法员便会驱赶，被驱赶的摊贩们打点好货物，简单地在地摊上吃顿饭，顾不上回家歇歇脚，就匆匆赶往下一个市场，那就是夜市。

相较于早市，夜市更为热闹。为了丰富市民的夜生活，为大家提供一个夜市淘宝的去处，今年4月17日，英雄山文化夜市开市，吸引了四面八方的市民来此淘宝。文化夜市上的商品就更丰富了，玉石珠宝，古玩字画，琳琅满目，在夜市的霓虹灯下更显璀璨夺目。来此逛的人不像早市上的老人只买些青菜，并且为几毛钱也和摊贩们斤斤计较，在夜市，年轻人出手都很阔绰，几十元上百元甚至上千元的东西，只要看上了眼了，甚至都不需要讲价，管它是古董不是古董，自己喜欢就好。碰到喜欢的玩物，两眼放光，迈不动腿，蹲在摊位前拿着商品摩挲着，爱不释手。

“夜市直至三更尽，才五更复开张，如耍闹去处，通宵不绝。”这说的是宋朝汴京的夜市盛况。夜市起源于唐，盛于宋，济南夜市在明初形成规模，当时院前街、院西大街、西门内大街、南门舜井街一带都有自发的夜市。后来随着城市的发展和规划，夜市逐渐被取缔。而英雄山文化市场当时也只是一个果品蔬菜市场，后来转型为文化市场。



【足迹】

向往山居

□霍延义

在城市里居住了几十年，有点腻了。近几年，儿子每逢周末都要拉着我们去南部山区转转。南部山区的清静和优美使我们产生了去那里居住的想法。

于是，我们便开始了对山居地点的寻找。先是在南部山区寻找。那里山林苍莽、幽静，空气清新，处处风景优美。我们在一条弯弯曲曲的山路旁发现了一个十来户人家的小山村。四面环山，林木清幽，山下有泉溪汨汨。美丽的小山村由于青年人去城里打工变成了空壳村。留守的老汉领我们看了一处山坡上的院落。院落方正，高墙环围。内部设施、生活用具一应俱全。院内一棵百年柿树，冠盖把整个小院都遮住了。院后有一亩山坡果林，林下畦菜碧绿。老汉说，这是他儿子的新婚宅院。因为小两口长年在城里打工，老汉担心房子长期闲置会自行毁坏，想租出去。我们老两口觉得很合适，特别是这里幽静的环境和那一块山坡菜园，是我们安闲度日、种瓜种菜自享成果的好地方。但是，孩子们不同意。理由是我们年纪大，腿脚不好。住在山上，出行、吃水都不方便。尤其离市区太远，一旦我们有什么急事，他们接都来不及。

山道悠悠。我们又在离市区较近的药山自然风景区附近找到了一处欧式宅院。小宅院依山而建，泉水环绕，短墙坠满鲜花。小院内有一细泉飞流而下，四围皆高耸碧绿大山。一处绝佳的清幽休闲地！这是一个在城里打工的小伙子回乡搞旅游开发建设出来的。主人介绍说，这里冬暖夏凉，“冬天不必生炉子，夏天必须盖被子”。这里离市区只有一个半小时路程，儿子十分看好，赞不绝口。但是，我们觉得过于清静和孤单：虽然叫村，只有三户隔山人家，相邻不相望。一旦有事，不能关照。而且，这里没有网线，不能看电视，也不能用手机。只能无奈放弃。

今年春节，遇见了同事老刘，他的山居生活已经三四年了。谈起山居，他兴致勃勃，说在山区过着陶渊明式的生活。养鸡、养鸭，种瓜种豆，自种自享，全是绿色食品。日出而作，日落而息。悠然见南山，自得其乐。这又勾起了我的山居兴趣。

我们又开始了新的寻找。

这次，我们去了一个离市区较近的山村。靠近公路，附近有集市、医院，水、电、网等生活条件齐全，但环境却不够清静。老伴看后说，我们出来找宅院不就是图个清静，安闲养老吗？于是又放弃了。

远处，近处。来来回回。多次的山居寻找，劳神伤心。解不开的向往与现实的碰撞，使我们最终依依不舍地选择了放弃。

【印记】

□张稚庐

济南旧时的『红白份子』

旧社会，在济南无论高第旧宅还是寒门小户，居家度日，与亲戚、朋友、世交、同事交往中，每年总免不了有“红白喜事”应酬——送钱送物，谓之“出份子”。

那时红事多于白事，红事不仅指结婚、嫁女，还有生子满月、祝寿、贺乔迁、贺新屋落成、贺买卖开业，不一而足。白事是丧亡吊唁。如果送钱，喜事要用红纸套装好，上写“喜敬×元，某某敬贺”，祝寿写“暇敬”，生子写“弥敬”，乔迁写“温居”，若是白事则写“奠敬”“奠仪”，这得用白纸封套。喜事也可送喜幛、寿屏，丧事送挽幛。所谓“幛”，大小如一床被面，质地有缎子、呢子、丝绸等，事后可做衣料或被面，也可保留起来，转赠他人。当年瑞蚨祥有各种幛子，红白事选的颜色花色迥异。幛子要挂在四合院天棚的四壁上，喜事幛子要别上红纸写的大字吉语，如“花好月圆”“鸾凤和鸣”，白事用白纸，上写“玉楼赴召”“驾鹤西游”“哲人其萎”等，一幅幛子大洋八元上下。

亲戚有远近，朋友分厚薄，故份子钱不一。

那时济南的小康之家，家家都有一本与人应酬的老账簿，清楚地记着相互往来的份子数额。据我翻看，普通关系喜事贺礼为大洋一元。白事从重，可能因孟子说过一句话，曰：“为送死可以当大事。”再说事主既遭大故，忝列亲朋，自当襄助，令亡者早安窀穸，奠仪不少于两元。记得我家账簿上民国二十三年七月有一栏，上记：“孙宅盟兄让，赙壹佰元”，这是

簿里最重的一份厚礼。国剧宗师杨小楼曾陪票友张伯驹唱过一出《失空斩》，甘当配角，张心存感激，杨歿，张的奠仪为三千大洋。大手笔！不愧“民国公子”之称。那么，一块大洋可买什么呢？上世纪40年代以前，物价相对稳定，一元可买100个鸡蛋，折合铜元230大枚左右，一个烧饼3枚，一斤猪肉35枚，一丈士林布九角……

从前芸芸众生中穷人居多，大都下苦力谋生，挣几文花几文，往往寅支卯粮，并无闲钱余米。可他们也有亲友，也得庆吊往来。穷人有穷礼数，如祝寿可送二斤挂面，丧事送一刀火纸，婚事送两个小镜子，取“净子”之义。贺生子满月，就在馍馍铺买十个大馍馍送上，尽管他们长年以窝窝头果腹。这些东西花钱寥寥，可对他们来说，已“竭蹶尽礼”。事主也是穷人，深知“礼轻情义重”，称谢不已。

家遇喜事，本当高兴，有的却犯愁，如吾家南邻有一侯家，侯老太爷年过古稀，有二子当茶房，挣钱不多，终日粗茶淡饭而已。每年老太爷生日到来，侯老太太就慳头，曾向先母说：“这不，我又得栽个跟头！”原来他们是章丘人，老人生日时，家乡会有三四个晚辈带点土产来叩头上寿。还住两三天，回去时还要“回礼”，弄得侯家人背地里“攒眉蹙额”还要装笑脸，这倒应了一句济南俗话：“有钱钱为人，无钱难为人。”

另有一类人，家里遇有红白事，竟不管新交旧好、生魏熟

张，帖子满天飞。收帖人以为关系疏、交情少，为了“面子”又非送礼不可。其实正中下怀，他在“广种薄收”，多里捞摸。鲁迅先生《朝花夕拾》有云：“平素不大交往的人，忽而寄给我一个红帖子，上面印着‘为舍妹出阁’、‘小儿完婚’、‘敬请观礼’，这些含有阴险暗示的句子，使我不花钱总觉得有些过意不去的，我不十分高兴。”

三十年前，原国民党省政府主席王耀武的秘书王昭建先生，其时任省文史馆馆员，住北曾家桥街，离我家近在咫尺，我俩意气相投，无话不谈。他说，旧衙门里，应酬是家常便饭，“上峰”有厅长、局长、股长、处长、科长、长长长……凡红白事，必有两三个马屁精出来持簿敛份子，忙前跑后。因薪金不同，分福禄寿禧四个档次，最少得一元。

曹禺《日出》里写了一个银行的穷书记员黄省三，他每天不停地写，一月工钱十元二毛五，这样的人遇到应酬，只能“牛衣对泣”。

有一散曲《叹应酬》把一个小职员出份子描摹得穷形极态：“公事办完了，借债去，应酬事，须亲到。亟归家，淡饭儿刚一饱，破被儿刚一觉，黄脸婆又细把家常道，道则道，非絮叨，你薪水无多人情饶，房钱催得早，缸里棒子面渐少，这一支破锅儿等米淘，那一支寒炉儿待炭烧。且休管小儿索食床上学，怎当得这哑巴牲口无麸草？况明天出份子，家里典当已没丝毫。”为面子而应酬，苦哉！